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四月丁亥太皇太后曾祖贈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冀王瓊追封漢王曾祖母贈冀國太夫人李氏贈
漢國太夫人贈冀國太夫人李氏贈雍國太夫人祖贈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越王繼勳追封豫王祖母贈越國
太夫人康氏贈豫國太夫人郭氏贈吳國太夫人王氏
贈冀國太夫人父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遵甫追
封兗王母贈魯國太夫人曹氏贈兗國太夫人皇太后
曾祖故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贈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兗國公敏中追封文安郡王曾祖母贈兗國

太夫人梁氏贈唐國太夫人張氏贈荆國太夫人宋氏
贈楚國太夫人王氏贈越國太夫人祖故任駕部員外
郎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傅亮追封韓國公祖
母贈魏國太夫人吳氏贈韓國太夫人父故任定國軍
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河內郡王經追
封益王母贈魯國太夫人李氏贈秦國太夫人張氏贈
吳國太夫人中書省言登極赦書並今月八日朝旨
民戶欠去年夏稅租及元豐六年已前稅租積欠并緣
納錢物倚閣稅等乞並特除放從之詔諸民戶欠元
豐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錢各特減放五分買撲場務
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當罰錢調春夫河防急夫開修京
城壕及興水利夫罰錢役人誤給工食錢亦並除放

又詔遣鄜延路第一副將李浦專捕陝西京西路軍賊
王冲仍令選募膽勇兵員三百人每五十人許不拘
常制抽差武勇使臣一名部押不以遠近襲逐每三日
一具捉殺次第急傳以聞其捕盜官及已差任青等並
聽浦指揮如有怯懦逗留畏避仰浦選使臣代之仍牒
所屬劾奏當議重行處斷李浦給中等支賜并所差使
臣並給驛券遞馬兵員給口券外兵級人給錢一千人
員人給錢二千日支食錢五十人員以次增給之其器
甲於所在選借六月十七日獲冲詔知邵州關杞選一官以
杞招納芙蓉石驛浮城界溪等處人戶歸化及臨口等
處築寨鋪有勞故也又詔杞所保明乞推恩人係優等
者各與選一官餘減年磨勘及支賜有差詔誠州天

村大由所建寨堡各以地名爲額從知誠州周士隆之請也

戊子尙書省言諸處獲盜有已經殺人强姦及元犯强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以事發涉疑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問欲舉自首之類減等斷遣者爲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故行寬貸今以上情理與餘犯不同難以一例減等欲乞請强盜已殺人并强姦或元犯强盜貸命若持仗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之例從之

舊錄云先是熙甯初

減等律無巨蠹不減之文與司馬光爭議久之其後卒從安石議全貸者眾至是姦臣欺罔改焉新錄辯曰臣下各以所見爲朝廷議法耳非欺罔也先是熙甯至欺罔改焉五十字並刪去明年二月末范純仁奏當考

己丑三省樞密院言續討論垂簾故事儀注應合告謝
臣僚並垂簾曰引依閣門見行儀令從之 雍王顥曹
王頤上表辭贊拜不名五日一朝見於內中如見大長
公主之儀詔不允

庚寅尚書省奏刑部言今年正月九日赦書敘法未復
舊官者滿三期聽一敘卽已得止官者每敘轉官如選
人到銓日及年限卽更與敘用按選人常敘如未復舊
資須一任回到吏部日及年限方許再敘今非次赦恩
特理三期欲不以到部爲限並與併敘內見任人據所
敘官資與寄理仍支所敘官俸從之 供備庫副使兼
閣門通事舍人文貽慶爲奉議郎都官員外郎貽慶彥
子司馬光上疏曰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

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
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
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
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
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
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啟迪清衷佐佑
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
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
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
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士大夫望風承
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
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

等法以聚斂相尙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幸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旣竭狼狽奔潰築塞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損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嚮在朝廷之時屢言新

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眾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
不以爲罪仍蒙寵擢寘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
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爲國不
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而已旣又
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
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
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甯七年厯時不雨先帝遇災
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踴
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眾心天下
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
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
之所言正爲新法若不可動臣尙何言自是閉口不敢

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惟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憾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旣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訶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

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眾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
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
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者事有蠱敝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
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益饒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
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
趾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笞者始得全
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
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
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

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下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不然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千里之蝗旱公

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其乞罷保甲曰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爲常民不驚擾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皆授以弓弩教之以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

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
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
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墻除草爲名日
聚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
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
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
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孰
不驚駭耆舊歎息以爲不祥事旣草創調發無法比戶
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
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少不副意妄加鞭
撻蠶食行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

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屬盈路又
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靡費金帛以
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
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
於農民之勞旣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
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
境征敵國則彼國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
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
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
若使之與敵人相遇頓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
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
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